

旧译珍藏

徐志摩

夜深时

〔英〕曼殊斐尔等著 徐志摩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
音乐史
卷二

中国音乐史学学会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旧译珍藏

徐志摩

夜深时

〔英〕曼殊斐尔等著 徐志摩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深时 / [英] 曼殊斐尔等著; 徐志摩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6

(旧译珍藏)

ISBN 978 - 7 - 5329 - 4494 - 1

I. ①夜… II. ①曼… ②徐…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4255 号

夜深时

(英) 曼殊斐尔等著 徐志摩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 2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4494 - 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小 说.....	1
园会.....	3
毒药.....	23
巴克妈妈的行状.....	31
一杯茶.....	40
夜深时.....	50
幸福.....	53
一个理想的家庭.....	68
刮风.....	76
金丝雀.....	82
苍蝇.....	87
Darling.....	94
半天玩儿.....	101
生命的报酬.....	119
蜿蜒：一只小鼠.....	128

散 文..... 137

萧伯纳的格言..... 139

《超善与恶》节译..... 142

性对爱..... 144

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 152

第一次的谈话..... 159

清华讲演..... 163

诗 歌..... 175

一个女子 (Rossetti 集句) 177

John Wilmot ' Earl of Rochester (1647-1680) To His Mistress..... 178

葛露水..... 182

Love..... 186

Deep in My Soul that Tender Secret Dwells..... 192

年岁已经僵化我的柔心..... 194

唐琬与海..... 197

歌..... 203

窥镜..... 205

她的名字..... 206

伤痕..... 207

分离..... 208

我打死的那个人..... 209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211

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 212

对月..... 213

一个星期.....	215
哈代八十六诞日自述.....	217
To Life.....	219
海咏.....	221
我要你.....	225
译诗.....	226
深渊.....	227
译Schiller诗一首.....	228
无往不胜的爱神.....	229
我自己的歌.....	231
谢恩.....	233
Gardener Poem 60.....	234

小 说

春，又暖和，又殷勤，又匆忙的春，已经来了，吹弄他的白须，温存地搂着他的臂腕，他却是对付不了，他如今老了，再不能拉整衣襟，向前迈步，青年的飒爽，他没有了，他是乏了，那时晚照虽浓，他却觉得寒噤遍体。

园 会

〔英〕曼殊斐尔

那天的天气果然是理想的。园会的天气，就是他们预定的，也没有再好的了。没有风，暖和，天上没有云点子。就是蓝天里盖着一层淡金色的雾纱，像是初夏有时的天气。那园丁天亮就起来，剪草，扫地，收拾个干净；草地和那种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顶的小花房儿，都闪闪地发亮着。还有那些玫瑰花，她们自个儿真像是懂得，到园会的人们也就只会得赏识玫瑰花儿；这是谁都认得的花儿。好几百，真是好几百，全在一夜里开了出来；那一丛绿绿的全低着头儿，像是天仙来拜会过它们似的。

他们早餐还没有吃完，工人们就来安那布篷子。

“娘，你看这篷子安在哪儿好？”

“我的好孩子，用不着问我。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么事都交给你们孩子们的了。忘了我是你们的娘。只当我是个请来的贵客就得。”

但是梅格总还不能去监督那些工人们。她没有吃早饭就洗

了头发，她戴着一块青的头巾坐在那里喝咖啡，潮的黑的发卷儿贴在她两边的脸上。玖思，那蝴蝶儿，每天下来总是穿着绸的里裙，披着日本的花衫子。

“还是你去吧，老腊；你是讲究美术的。”

老腊就飞了出去，手里还拿着她的一块牛油面包。

她就爱有了推头到屋子外面吃东西；她又是最爱安排事情的；她总以为她可以比谁都办得稳当些。

四个工人，脱了外褂子的，一块儿站在园里的道儿上。他们手里拿着支篷帐的杆子，一卷卷的帆布，背上挂着装工具的大口袋儿。他们的神气很叫人注意的。老腊现在倒怪怨她自己还拿着那片牛油面包，可是又没有地方放，她又不能把它掷了。她脸上有点儿红，她走近他们的时候；可是她装出严厉的，甚至有点儿近视的样子。

“早安！”她说，学她娘的口气。但是这一声装得太可怕了，她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接着她就像个小女孩子口吃着说，“嘎——欧——你们来——是不是为那篷帐？”

“就是您哪，小姐。”身子最高的那个说，一个瘦瘦的，满脸斑点的高个儿，他掀动着他背上的大口袋，把他的草帽望后脑一推，望下来对着她笑。“就是为那个。”

他的笑那样地随便，那样地和气，老腊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小小的，可是那样地深蓝！她现在望着他的同伴，他们也在笑吟吟的。“放心，我们不咬人的。”他们的笑像在那儿说。工人们多么好呀！这早上又是多美呀！可是她不该提起早上；她得办她的公事，那篷帐。

“我说，把它放在那边百合花的草地上，怎么样呢？那边成不成？”

她伸着不拿牛油面包的那只手，点着那百合花的草地。他们转过身去，望着她点的方面。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儿，那高个子皱着眉头。

“我瞧不合式，”他说，“看得不够明亮。您瞧，要是——一个漫天帐子，”他转身向着老腊，还是他那随便的样子，“您得放着一个地基儿，您一看就会嘭的一下打着您的眼，要是您懂我的话。”

这一下可是把老腊蒙住了一阵子，她想不清一个做工的该不该对她说那样地话，嘭的一下打着你的眼。她可是很懂得。

“那边网球场的——一个基角儿上呢？”她又出主意，“可是音乐队也得占一个基角儿。”

“唔，还有音乐队不是？”又一个工人说。他的脸是青青的。他的眼睛瞄着那网球场，神气看得怪难看的，他在想什么呢？

“就是一个很小的音乐队。”老腊缓缓地说。也许他不会多么地介意，要是音乐队是个小的。但是那高个儿的又打岔了。

“我说，小姐，那个地基儿合式。背着前面那些大树。那边儿。准合式。”

背那些喀拉噶树。可是那些喀拉噶树得让遮住了。他们多么可爱，宽宽的、发亮的叶子，一球球的黄果子。他们像是你想象长在一个荒岛上的大树，高傲的，孤单的，对着太阳擎着它们的叶子、果子，冷静壮丽的神气。它们免不了让那篷帐遮住吗？

免不了。工人们已经扛起他们的杆子，向着那个地基儿去了。就是那高个儿的还没有走。他弯下身子去，捻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把他的大拇指与点人指放在鼻子边，嗅吸了沾着

的香气。老腊看了他那手势，把什么喀拉噶树全忘了，她就不懂得一个做工人会注意到那些个东西——爱拉芬特草的味儿。她认识的能有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做工人多么异常地有意思呀，她心里想。为什么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强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们，伴她跳舞的，星期日晚上来吃晚饭的？他们准是合式得多。

坏处就在，她心里打算，一面那高个的工人正在一个信封的后背画什么东西，错处就在那些个可笑的阶级区别，枪毙或是绞死了那一点子就没有事儿了。就她自个儿说呢，她简直地想不着什么区别不区别。一点儿，一子儿都没有，……现在木槌子打桩的声音已经来了。有人在那儿噓口调子，有人唱了出来，“你那儿合式不合式，玛代？”“玛代！”那要好的意思，那——那——她想表示她多么地快活，让那高个儿的明白她多么地随便，她多么的瞧不起蠢笨的习惯，老腊就拿起她手里的牛油面包来，狠劲地龈了一大口，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小画。她觉得她真是个做工的女孩子似的。

“老腊老腊，你在哪儿？有电话，老腊！”一个声音从屋子里叫了出来。

“来——了！”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穿草地，上道儿，上阶沿儿，穿走廊子，进门儿，在前厅里她的爹与老利正在刷他们的帽子，预备办事去。

“我说，老腊，”老利快快地说，“下半天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褂子，成不成？看看要收拾不要。”“算数。”她说。忽然她自个儿忍不住了。她跑到老利身边。把他小小地、快快地挤了一下。“嘎，我真爱茶会呀，你爱不爱？”老腊喘着气说。

“可——不是。”老利亲密的、孩子的口音说，他也拿

他的妹妹挤了一下，把她轻轻地一推，“忙你的电话去，小姐。”

那电话。“对的，对的；对呀。开弟？早安，我的乖。来吃中饭？一定来，我的乖。当然好极了。没有东西，就是顶随便的便饭——就是面包壳儿，碎Meringue-Shells^①还有昨天剩下的什么。是，这早上天气真好不是？等一等——别挂。娘在叫哪。”老腊坐了下来。

“什么，娘？听不着。”

薛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了下来：“告诉她还是戴她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

“娘说你还是戴你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好。一点钟，再会。”

老腊放回了听筒，手臂望着脑袋背后一甩，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伸了一个懒腰，手臂又落了下来。“呼”，她叹了口气，快快地重复坐正了。她是静静地，听着。屋子里所有的门户像是全打得大开似的。满屋子只是轻的、快的脚步声，流动的口音。那扇绿布包着的门，通厨房那一带去的，不住地摆着，塞、塞地响。一会儿又听着一个长长的、气呼呼的怪响。那是他们在移动那笨重的钢琴，圆转脚儿擦着地板的声音。但是那空气！要是你静着听，难道那空气总是这样的？小小的，软弱的风在闹着顽儿，一会儿望着窗格子顶上冲了进来，一会儿带了门儿跑了出去。还有两小点儿的阳光也在那儿闹着顽，一点在墨水瓶上，一点在白银的照相架上。乖乖的小点子。尤其是在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看得顶亲热的。一个小小的、热

① 面包上浇盖蛋白烘烤成的酥皮。

热的银星儿。她去亲吻它都成。

前门的小铃子丁的丁的响了，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地上楼梯。一个男子的口音在含糊地说话，沙第答话，不使劲地，“我不知道呀。等着。我来问问薛太太。”

“什么事，沙第？”老腊走进了前厅。

“为那卖花的，老腊小姐。”

不错，是的。那边，靠近门儿，一个宽大的浅盘子，里面满放着一盆盆的粉红百合花儿。就是一种花。就是百合——“肯那”百合，大的红的花朵儿，开得满满的，亮亮的，在鲜艳的，深红色花梗子上长着，简直像有灵性的一样。

“嘎——嘎，沙第！”老腊说，带着小小的哭声似的。她蹲了下去，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里去取暖似的；她觉着它们是在她的手指上，在她的口唇上，在她的心窝里长着。

“错了，”她软音地说，“我们没有定要这么多的。沙第，去问娘去。”

但是正在这个当儿薛太太也过来了。

“不错的，”她静静地说，“是我定要的。这花儿多么可爱？”她挤紧着老腊的臂膀，“今天我走过那家花铺子，我在窗子里看着了。我想我这一次总想买他一个痛快。园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推头吗？”

“可是我以为你说过你不来管我们的事。”老腊说。沙第已经走开了，送花来的小工还靠近他的手车站立在门外。她伸出手臂去绕着她娘的项颈，轻轻地，很轻轻地，她咬着她娘的耳朵。

“我的乖孩子，你也不愿意有一个过分刻板的娘不是？别孩子气。挑花的又来了。”

他又拿进了很多的百合花，满满的又是一大盘儿。“一条边地放着，就在进门那儿，门框子的两面。劳驾，”薛太太说，“你看好不好，老腊？”

“好，真好，娘。”

在那客厅里，梅格，玖思，还有那好的小汉士，三个人好不容易把那钢琴移好了。

“我说，把这柜子靠着墙，屋子里什么都搬走，除了椅子，你们看怎么样？”

“成。”

“汉士，把这几个桌子搬到休息室里去，拿一把帚子进来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扫了——等一等，汉士——”玖思就爱吩咐底下人，他们也爱听她。她那神气就像他们一块儿在唱戏似的。“要太太老腊小姐就上这儿来。”

“就是，玖思小姐。”

她又转身对梅格说话。“我要听听那琴今天成不成，回头下半天他们也许要我唱。我们来试试那 *This Life is Weary*。①”

彭！他！他！氏！他！那琴声突然很热烈地响了出来，玖思的面色都变了。她搬紧了自己的手。她娘同老腊刚进来，她对她们望着。一脸的忧郁，一脸的奥妙。

这样的生活是疲——倦的，

一朵眼泪，一声叹气。

爱情也是要变——心的。

这样的生活是疲——倦的，

① 这乏味的生活。

一朵眼泪，一声叹气。
 爱情也是不久——长的，
 时候到了……大家——回去！

但是她唱到“大家——回去”的时候，虽则琴声格外地绝望了，她的脸上忽然泛出鲜明的、异常的不同情的笑容。

“我的嗓子成不成，妈妈？”她脸上亮着。

这样的生活是疲——倦的，
 希望来了，还是要死的。
 一场梦景，一场惊醒。

但是现在沙第打断了她们。“什么事，沙第？”

“说是，太太，厨娘说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有没有？”

“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沙第？”薛太太在梦里似的回响着。那些小孩子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没有小旗儿。

“我想想。”一会儿，她对沙第坚定地说，“告那厨娘等十分钟我就给她。”

沙第去了。

“我说，老腊，”她母亲快快地说，“跟我到休息间里来。旗子的几个名字我写在一张信封的后背。你来替我写了出来。梅格，马上上楼去，把你头上那湿东西去了。玖思，你也马上去把衣服穿好了。听着了没有，孩子们，要不然回头你们爹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告诉？说是——玖思，你要到厨房里去，告那厨娘别着急，好不好？这早上我怕死了她。”

那张信封好容易在饭间里那摆钟背后找了出来。怎么的会